



爱情的幽灵

（法国）夏多布里昂

我用所有见过的女人组合成了一个女人：她有着紧紧拥抱着我的那个陌生女人的身材、头发和微笑，我给了她村子里某个姑娘的眼睛，另一个姑娘的鲜丽。客厅里挂着的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时代的那些贵妇的肖像向我提供了别的特征，我偷取风韵直偷到了教堂里的那些圣母画。

这个诱惑者到处跟着我，但我看不见她。我跟她说话，就像她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她跟着我的疯狂变化，不戴面纱的阿佛罗狄忒^①，身穿蓝天和露水的狄安娜，戴着笑盈盈的面具的塔利亚，手持青春的金杯的赫柏，她常常变成一个向我展示其自然状态的仙女。我不断地修改我的画，我去掉我的美人的一种魅力，换上另一种。我也更换她的饰物，我向所有国家、所有时代、所有艺术借用饰物。然后，当我完成一幅杰作，我就将我的画和色彩打散，我那唯一的女人就变成许多女人，在她们身上，我分别地将那些我曾集合起来加以崇拜的魅力奉为偶像。

皮格马利翁对他的雕像也没有那么多的爱，因为我的困惑在于取悦我的雕像。我根本不知道如何才能被爱，反倒挥霍起我原本缺乏的东西。我像卡斯托耳^②和波鲁克斯那样骑上骏马，像阿波罗那样弹起竖琴，马尔斯舞弄起他的兵器也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和灵巧，小说或历史的英雄，我编造出多少想像的奇遇！巴格达和格林纳达的素丹，古老的小城堡里的女主人，亚洲的沐浴、芳香、舞蹈、逸乐，一切都被我用一根魔棒据为己有。

于是来了一位年轻的女王，遍身钻石和鲜花，在那不勒斯或迈锡尼的芬芳的海岸，在海浪拍打着的宫殿的长廊里，在恩底弥翁^③的光亮射入的爱情的天空

① 罗马神话中的爱神。——译者注

② 希腊神话人物，与波鲁克斯为兄弟俩，以驯马者和拳斗士闻名。——译者注

③ 希腊神话中的美男子。——译者注



下,她半夜穿过橘园来找我,她,这个伯拉克西特列斯^①的活动的雕像,走在不动的雕像、暗淡的图画和月光静静地漂白的景物之中,她跑在镶嵌大理石上的轻柔的声响和波浪的难以察觉的低语声混成一片。巨大的妒忌包围了我们。我跪倒在埃纳^②乡间的女王膝下,她朝我的脸俯下她那十六岁的头,散开的冠冕形的头发如卷曲的丝抚弄着我的额头,她的手紧压在我那跳动着尊敬和快感的胸前。

当我走出梦幻,重现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布列塔尼人的时候,没有光荣、没有美貌、没有才能,引不来任何人的目光,来去无人知晓,永远不会有女人爱,于是,绝望攫住了我,我不敢再抬眼看我拴在我的脚步上的那个光辉形像了。

郭宏安摇译

① 公元前四世纪雅典雕塑家。——译者注

② 地处意大利西西里。——译者注



秋天的快乐

(法国)夏多布里昂

季节越是萧索,越是与我息息相关:白霜增加了往来的困难,乡下的居民于是独处一隅,因为离群索居让人感到更舒服。

秋天的景物关联着一种精神特征:树叶脱落仿佛我们的岁月,鲜花凋零仿佛我们的时刻,流云飞逝仿佛我们的幻想,光亮渐暗仿佛我们的智力,太阳变冷仿佛我们的爱情,河流冰封仿佛我们的生活,这一切都和我们的命运有着隐秘的关系。

我怀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喜悦看着暴风雨的季节回来了,天鹅和野鸽飞走了,小嘴乌鸦又聚集在水池边的草地上,入夜时分栖止在宽阔的槌球场边最高的橡树之巅。当黄昏在林间升起近乎蓝色的水气,当风在枯萎的青苔上悲叹或吟着小诗,种种与我性情相合的感觉就一齐涌上心头。要是我遇见了一位伫立在休闲的田头的农夫呢?我就停下脚步,端详起这个人,他在谷穗的掩映下出生,他也应在谷穗的掩映下死亡,他用犁铧翻动着坟墓的土,把滚烫的汗水滴进秋天冰冷的雨中,他挖出的沟正是他身后的纪念。对此我的守护女神又能做什么呢?她用魔法将我带至尼罗河畔,指给我看掩埋于沙石之中的埃及的金字塔,一如阿里莫里克的犁沟有朝一日隐藏于欧石南根下,我不禁庆幸已将有关我的至福的种种神话置于人事的圈外。

晚上,我独自登船,在池塘上穿行于灯心草和睡莲的巨叶之间。那儿,准备离开我们这里的燕子已经会合,呢喃之声全都收入我的耳中:儿时的塔佛尼埃^①也不会对一位旅行者的记述这般全神贯注。落日中,这些燕子在水面上嬉戏,追逐昆虫,一齐冲上天空,像是考验它们的翅膀,然后又向湖面俯冲,接着就立于芦苇之上,芦苇只是微微弯了弯,而杂乱的叫声则响成一片。

郭宏安摇译

^① 十七世纪法国著名旅行家,游历过土耳其、波斯和印度。——译者注



诱摇惑

(法国)夏多布里昂

很快,我在我的塔楼里待不住了,我便下楼,穿过黑暗,像个谋杀者偷偷打开通向台阶的门,到大树林里去游荡。

我挥舞着手,拥抱着风,风却像我穷追不舍的影子那样逃脱,盲目地走了一阵之后,我倚在了一棵山毛榉树上,我望着那些乌鸦,它们被我从一棵树上哄起,又落在另一棵树上,或者,我望着月亮,月亮在大树群的光秃秃的梢上爬行,我真想住在这个死寂的世界上,它反射着坟墓的苍白。我感觉不到冷,也感觉不到夜的潮湿,如果不是此刻村里的钟声响起,就是黎明的冰冷的气息也不能把我从沉思中拉出来。

在布列塔尼的大部分村庄里,通常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为死者敲钟。钟声由三个重复的音组成一个短小的乐曲,单调、忧郁、充满乡间情味。最适合于我那病态、受伤的灵魂的,莫过于经受生命的磨难了,钟声宣布了它的终结。我想像自己是一个牧人,在他那无人知晓的窝棚里断气,然后被送进一座同样无人知晓的公墓。他来到世间干什么?我自己呢,我在这世界上干什么?既然我终得过去,那么,借着早晨的清凉出发,早早地到达,不是强似在重压之下冒着白昼的炎热结束旅程吗?欲望烧红了我的脸颊,不再生存的念头像一阵突如其来的欢乐抓住我的心。在我年轻常犯错误的时候,我常常希望幸福了就死,因为在最初的成功之中有一种至福,使我渴望着毁灭。

我越来越紧地被捆在我的幽灵上,只能从不存在的东西上得到乐趣,就像那些被毁伤的人一样,他们幻想着他们抓不住的极乐,他们为自己创造一个其快乐与地狱中的酷刑相等的梦幻。我还预感到我未来命运的种种苦难,精于为自己铸造痛苦,我就置身于两种绝望之间,有时候我认为我不过是个废物,不能超出平庸之上,有时候我似乎觉得我身上有些品质永远不会得到欣赏。一种隐秘的直觉警告我,我在这个世界上往前走,根本找不到我寻找的东西。



一切都滋养着厌倦使我尝到的苦涩 ,吕西尔是不幸的 ,我的母亲不能安慰我 ,我的父亲使我感到生活的痛苦。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越发闷闷不乐了 ,衰老使他的肉体 and 灵魂都变得僵硬 ,他不断地找茬儿申斥我。我疯跑过后回去 ,看见他坐在台阶上 ,这时候我宁愿被杀死 ,也不想进古堡。这不过使我的酷刑延期罢了 ,我总得在吃晚饭的时候露面 ,我呆呆地坐在椅子的角上 ,我的脸颊被雨水抽打过 ,头发乱糟糟的。在我父亲的注视下 ,我一动不动 ,汗水盖满了额头 ,理智的最后一缕光亮也逃离了我。

我于是到了—个时刻 ,需要—些力量坦白我的弱点。企图自杀的人表现得更多的是他天性中的软弱 ,而不是他的灵魂的力量。

我有一支猎枪 ,扳机磨损得厉害 ,常常走火。我给枪上了三颗子弹 ,我到了大槌球场的—个偏僻的角落。我顶上火 ,把枪口放进嘴里 ,把枪托往地上撞 ,我试了好几回 ,枪老是不响 ,—个看守人的出现中断了我的决心。我是个不自愿也不自知的宿命论者 ,我想时辰还不到 ,就等另—天实施我的计划。如果我自杀了 ,我的整个儿过去就同我—起隐没 ,人们对把我引向灾难的故事将—无所知 ,我将扩大无名的不幸者的队伍 ,我将不会让人发现我的忧伤的痕迹 ,就像—个受伤的人不让人发现他的血迹。那些看到这—幅幅图画而心绪纷乱并且企图仿效这种种疯狂的人 ,那些因我的空想而喜欢我的回忆录的人 ,应该记住他们听见的是—个死人的声音。

郭宏安摇译



告别贡堡

(法国)夏多布里昂

两个月过去了,我又只身回到我出生的岛上,维尔纳福刚刚在那里去世。我去她咽气的那张简陋的空床前哭她一场,瞥见了那辆小藤车,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在这个悲惨的地球上走路。我想像我那老保姆在床上把衰弱的目光投向这会走的花篮,我生命之第一个纪念物正对着我第二个母亲的生命之最后的纪念物,我想到了善良的维尔纳福在离开这世界时对天祝愿她的乳儿幸福,这证明了一种如此恒久、如此无私、如此纯洁的眷顾,这一切使我心碎,我的心充满了柔情、惋惜和感激之情。

尽管如此,在圣马洛,我的过去已荡然无存。在港口,我徒劳地寻找那些我曾经攀着缆绳玩耍的船只,它们有的走了,有的被拆散。在城里,我出生的那栋公寓已被改为旅馆。我几乎就要触着我的摇篮了,然而整整一个世界已经消逝了。我在童年度过的地方成了外乡人,遇见的人问我是谁,就因为我的脑袋多高出地面几分,其实不多年之后,它又会朝地面倾斜。我们是多么迅速、多么频繁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幻想啊!一些朋友离开了我们,另一些朋友又随之而去,我们的关系变化着,总有那个时候,我们不再拥有曾经拥有的东西,总有那个时候,我们对我们的过去一无所有。人不是只有一个生命,他有好几个,一个接着一个,而这是他的苦难。

我从此没有伴侣,独自探索那个看着我的沙堡的舞台;特洛伊城所在的原野^①。我走在荒凉的海滩上。潮水退去的沙滩向我呈现的景像是一片荒芜,就像幻像消失后留给我们的景像一样。八百年前,我的同胞阿贝拉尔^②像我一样望着这波涛,怀念着他的爱洛依斯,他像我一样看见有一条船驶过“直到天边的

① 原文为拉丁文,维吉尔的诗句。——译者注

② 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哲学家-科学家),他爱上他的女学生爱洛依斯,与之秘密结婚,婚后极哀婉曲折。——译者注



浪^①，也像我一样，耳朵里只有海浪单一的声响。我面对着破碎的浪花，沉溺于我从贡堡的树林带来的阴郁的想像之中。一处地岬叫做拉瓦德尔，成了我的奔跑的终点。我坐在地岬的尖端，陷入最痛苦的思想之中，我想起就是这些岩石，在我童年的时候，每逢过节，就成了我的藏身之处，我在那里咽下泪水，伙伴们则高兴得发狂。我觉得，我不再被人爱，不再幸福。我很快要离开故乡，把我的岁月分散在不同的国度。这些思绪令我悲痛欲绝，我真想跌进波涛之中。

一封信把我叫回贡堡，我回去了，和家人一起吃晚饭，父亲大人没有跟我说一句话，母亲在叹气，吕西尔显得不知所措，十点钟，大家纷纷退下。我问姐姐，她什么也不知道。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有人来叫我。我下了楼，我父亲在他的书房里等我。

“骑士先生，”他对我说，“您必须放弃您的疯狂。您的哥哥已经为您取得了纳瓦尔团队的少尉证书。您要去莱纳，从那儿再去冈布莱。这是一百路易，省着用。我老了，又有病，我活不了多久了。做个正直的人，永远不要让您的名字蒙受耻辱。”

他拥抱了我。我感到这张满是皱纹的严厉的脸激动地紧贴着我的脸，这是我父亲最后一次拥抱我。

德·夏多布里昂伯爵，这个在我眼中如此可怕的人，我觉得此刻成了最值得我爱的父亲。我扑在他那瘦骨嶙峋的手上，哭了。他后来瘫痪了，瘫痪又把他引入坟墓。他的左臂痉挛地动了动，必须用右手扶住。他就这样控制住胳膊，把他的一把古剑送给我，不待我表示感谢，就把我送上已经等在绿院中的马车上。他让我当面上车。车子动了，我用眼睛向母亲和姐姐致意，她们站在台阶上，泪流满面。

我又踏上水塘边的小路，我看见了燕子栖止的芦苇、磨房的小溪和草地，我朝古堡望了一眼。于是，像亚当堕落之后，我走向陌生的土地，整个儿世界在我面前，整个儿世界在他面前^②。

从那时以后，我只回过贡堡三次，父亲死后，我们团聚服丧，分割遗产，相互告别。还有一次，我陪母亲回贡堡，她为古堡进行装修，她等着我哥哥，我哥哥应该把嫂子带回布列塔尼。他没有回来，他很快和他年轻的妻子从刽子手的手里

① 阿贝拉尔给爱洛依斯信中的语句。——译者注

② 原文为英文，密尔顿的诗句。——译者注



得到了一个枕头,而不是我母亲亲手为他准备的那个枕头。最后,我第三次经过贡堡,从圣马洛上船,前往美洲。古堡已被废弃,我不得不住在代管人家里。我在大槌球场徘徊,从一条阴暗的山谷深处瞥见冷冷清清的台阶、大门和关闭的窗户,我很难受。我痛苦地回到村里,我打发人去找我的马,半夜里出发了。

离去十五年之后,再度离开法国前往圣地^①之前,我跑到福杰尔去拥抱家里仅存的人。我没有勇气去瞻仰那片田野,那里连结着我的生命最活跃的部分。正是在贡堡的树林里,我成为现在的我,我开始感到毕生拖在身后的那种无聊、造成我的痛苦和我的至福的那种忧伤的第一次发作。在那里,我曾寻找一颗能够理解我的心,在那里,我曾看见我的家庭团聚,然后星散。我父亲在那里梦想着重振他的姓氏,恢复他的门庭,这是时代和革命驱散的另一个幻想。十个孩子中,只剩下我们三个,我哥哥、朱莉和吕西尔不在了,我母亲痛极而终,我父亲的骨灰被从坟墓里掘出来。

如果我的著作在我身后幸存,如果我有留名的可能,也许有一天,这部回忆录会指引某个旅游者前来拜访我描绘过的地方。他可能认出古堡,但是他找不到大树林了,我的梦幻的摇篮已经像这些梦幻一样地消失了。孤零零地立在山岩上,古堡的主塔为那些橡树哭泣,它们是老伙伴,围拢着它,在风暴面前保卫着它。我像它一样孤独,也像它一样看见了的家庭在我身边倾颓,它曾使我的日子变得美好,曾向我提供荫护,幸亏我的生命建于其上的那片土地不像我度过青少年时代的那些塔楼那么坚固,抵抗风暴,人不如他的手竖起的建筑物。

郭宏安摇译

^① 指巴勒斯坦。



巴尔扎克之死

(法国)雨果

一八五〇年

一八五〇年八月十八日,我的妻子曾在白天去看望德·巴尔扎克夫人,她对我说,德·巴尔扎克先生奄奄一息。我直奔他那里。

德·巴尔扎克先生一年半以前染上了心脏肥大症。二月革命以后,他到了俄国,在那里结了婚。他动身前几天,我在大街上遇到他,他已经叫苦不迭,大声地喘息。一八五〇年五月,他回到法国,结了婚,变得富有,却行将就木。回来时他已经双腿肿胀。四个会诊的医生给他听诊。其中一个即路易先生七月六日对我说,他活不到六个星期。这和弗雷德里克·苏利埃^①患的是同一种病。

八月十八日,我跟我的叔叔路易·雨果将军共进晚餐。一散席,我便与他分手,乘上一辆出租马车。马车把我送到博永区福蒂内林荫大道十四号。德·巴尔扎克先生就住在那里。他买下德·博永先生的公馆的残留部分,这座低矮住宅的主要部分出于偶然才避免拆毁,他把这些破房子用家具布置得富丽堂皇,使之变成一幢迷人的小小公馆,大门面临福蒂内林荫大道,一个狭长的院子当作小花园,小径这里那里切割开花坛。

我按了按铃。月光蒙上了乌云。街道阒无人影。没有人来开门,我按了第二次铃。门打开了,一个女仆手拿蜡烛,出现在我面前。

“先生有何贵干?”她问。

她在哭泣。

我报了自己的名字。女仆让我走进底层的客厅,在壁炉对面的一个托座上,

^① 苏利埃(1814—1884)法国小说家、戏剧家,以《魔鬼回忆录》(1844—1845)蜚声文坛。



放着大卫^①的巴尔扎克大理石巨大胸像。一支蜡烛在客厅中央的椭圆形华丽桌子上燃烧着,这张桌子以六个式样至善至美的金色小雕像作为支脚。

另一个也在哭泣的女人来对我说:

“他已奄奄一息,夫人回到自己房里,医生们从昨天起已撒手不管他了。他左腿有个伤口,生的是坏疽,医生们束手无策,他们说先生的水肿是像猪肉皮似的水肿,是浸润性的,这是他们的话,皮和肉就像猪肉,不可能为他做穿刺术。嗨,上个月先生就寝时撞上一件有人像装饰的家具,皮肤划破了,他身体内所有的水都流出来。这使医生们吃惊,从那时起,他们给他做穿刺术。他们说按常规办事,但腿上又生了个脓疮。给他动手术的是鲁先生,昨天,起掉了器械。伤口不出脓,但发红、干燥、火辣辣的。于是他们说,他完了,便再也不来了。派人去找了四五个医生,都白费力气。所有的医生都回答没有办法。昨夜情况恶化,今天早上六点,先生不能说话了。夫人派人去找教士,教士来了,给先生做了临终涂油礼。先生示意他明白了,一小时以后,他握了他妹妹德·舒维尔夫人的手。十一个小时以来,他发出嘶哑的喘气声,再也看不见东西。他过不了今夜,如果您愿意,先生,我会去找德·舒维尔夫人,她还没有睡下。”

这个女人离开了我。我等了一会儿,蜡烛刚刚照亮客厅富丽的陈设和挂在墙上的波布斯^②以及霍尔拜因^③的出色绘画。大理石胸像好似不久于人世那个人的幽灵那样,朦朦胧胧伫立在昏暗中,一种尸体气味充满了屋子。

德·舒维尔夫人进来了,给我证实了女仆告诉我的一切。我要求见见德·巴尔扎克先生。

我们穿过一个走廊。登上铺着红地毯和摆满艺术品——瓷瓶、雕像、油画、搁着珐琅制品的餐具橱的楼梯,然后是另一道走廊,我看到一扇打开的门,我听到很响的不祥的嘶哑喘气声。

我来到巴尔扎克的卧房。

一张床放在这个房间的中央。这是一张桃心木床,床脚和床头有横档和皮

① 大卫(~~丹德—昂德~~)法国画家、雕塑家,作品有《被暗杀的马拉》、《加冕大典》、《分发鹰徽》等,巴尔扎克的胸像也十分有名。

② 波布斯(即皮布斯, ~~丹德—昂德~~)佛兰德斯画家,他的家族画家频出。

③ 霍尔拜因(~~丹德—昂德~~)德国画家、雕塑家,作品有《扮鬼跳舞》等,是德国文艺复兴的最后代表。



带 表明这是一件用来使病人活动的悬挂器械。德·巴尔扎克先生躺在这张床上 他的头枕在一堆枕头上 人们还加上从房间的长靠背椅拿来的锦缎靠垫。他的脸呈紫色 近乎变黑 向右边耷拉 没有刮胡子 灰白的头发理得很短 眼睛睁开 眼神呆滞。我看到侧面的他 他这样酷似皇帝^①。

一个老女人 是女看护 还有一个男仆 站在床的两侧。枕后的桌上 一支蜡烛燃烧着 另一支放在门旁的五斗柜上 一只银壶放在床头柜上。

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怀着某种恐怖默默无言 倾听着垂危病人大声嘶哑地喘息着。

枕头边的蜡烛强烈照射着挂在壁炉旁粉红色和露出微笑的一幅年轻人肖像。

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从床上冒出来 我掀开毯子 捏住巴尔扎克的手 它布满了汗 我捏紧这只手 他对挤压没有回应。

一个月前 正是在这同一个房间 我来拜访他 他很高兴 满怀希望 不怀疑会复元 笑着指出他的肿胀。

他这样对我说：“我拥有德·博永先生的房子 除去花园 但加上街角那座小教堂的圣楼。我的楼梯上有扇门开向教堂 钥匙一转 我就能做弥撒。我更看重圣楼而不是花园。”

我跟他分手时 他送我走到这道楼梯 他走路很艰难 给我指出这道门 他对妻子喊道：“尤其要让雨果看看我所有的画。”

女看护对我说：“他在天亮时就会断气的。”

我下楼时脑际带走这苍白的脸 穿过客厅时 我又看到一动不动、冷漠无情、傲视一切、隐约闪光的胸像 我将死和不朽作比较。

回到家里 这是一个星期天 我看到几个人在等我 其中有土耳其代办黎查一贝 西班牙诗人纳瓦雷特和意大利流亡者阿里瓦贝纳伯爵。我对他们说：“诸位 欧洲即将失去一个伟才。”

他在夜里与世长辞 享年五十一岁。

^① 指拿破仑。



下葬是在星期三。

他先停放在博永小教堂,他经过这扇门,唯有这扇门的钥匙,对他来说,比以往的包税人所有的天堂似的花园更为宝贵。

他谢世那一天,吉罗雕塑他的肖像。人们本想浇铸他的面具,但是无法做到,面孔毁坏得很快。他去世的第二天早上,赶来的模塑工人发现脸孔已毁败,鼻子塌倒在脸颊上。人们把他放进包铅的橡木棺材里。

宗教仪式是在圣菲利普—杜—鲁勒教堂进行的。我站在灵柩旁边寻思,我的二女儿就在这里洗礼,从那天以后,我没有再看过这个教堂。在我们的记忆中,死亡连接出生。

内政部长巴罗什前来参加葬礼,在教堂里他坐在我旁边,追思台前面,他不时同我交谈。

他对我说:“这是一个杰出的人。”

我对他说:“这是一个天才。”

送葬行列穿过巴黎,经过大街来到拉雪兹神甫公墓。我们从教堂出发和到达墓园时,雨滴往下飘落。这一天,老天爷似乎也洒落几滴眼泪。

我走在灵柩前头的右边,手执柩衣的一根银色流苏,大仲马在另一边。

我们来到山冈上居高临下的墓穴时,那里有一大片人,道路崎岖不平而又狭窄,几匹马艰难地往上爬,要拉住往下坠的灵柩。我被挤在一只车轮和一座坟墓之间,我差点被车压着,站在坟茔上的观众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提到他们身旁。

整个路程我们都是步行。

人们把灵柩放到墓穴里,这个墓穴与沙尔·诺迪埃^①和卡齐米尔·德拉维涅^②为邻。教士念了最后的祈祷,我说了几句话。

在我讲话时,太阳西沉。整个巴黎在我看来处在远处落日辉煌的雾气中。几乎在我脚边,泥土崩塌落在墓穴里,我的讲话被跌落在灵柩上的泥土沉闷的响

① 诺迪埃(1804—1880)法国作家,曾组织浪漫派的文社,作品有《故事集》、《斯玛拉》等。

② 德拉维涅(1804—1880)法国诗人、戏剧家,作品有《西西里晚祷》、《老头学堂》等。



声打断了。

姚远摇译



悼念乔治·桑^①

（法国）雨果

我为一位死者哭泣，我向这位不朽者致敬。

昔日我曾爱慕过她、钦佩过她、崇敬过她，而后，在死神带来的庄严肃穆之中，我出神地凝视着她。

我祝贺她，因为她所做的是伟大的，我感激她，因为她所做的是美好的。我记得，曾经有一天，我给她写过这样的话：“感谢您，您的灵魂是如此伟大。”

难道说我们真的失去她了吗？

不。

那些高大的身影虽然与世长辞，然而他们并未真正消失。远非如此，人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自我完成。他们在某种形式下消失了，但是在另一种形式中犹然可见。这真是崇高的变容。

人类的躯体乃是一种遮掩。它能够将神化的真正面貌——思想——遮掩起来。乔治·桑就是一种思想，她从肉体中超脱出来，自由自在，虽死犹生，永垂不朽。啊，自由的女神！

乔治·桑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他的伟人都是男子，唯独她是伟大的女性。

在本世纪，法国革命的结束与人类革命的开始都是顺乎天理的，男女平等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一部分。一个伟大的女性是必不可少的。妇女应该显示出，她们不仅保持天使般的禀性，而且还具有我们男子的才华。她们不仅应有强

^① 乔治·桑逝于1841年12月20日。24日在诺昂举行的葬礼上，维克多·雨果宣读了这篇悼词。



韧的力量,也要不失其温柔的禀性。乔治·桑就是这类女性的典范。

当法兰西遭到人们的凌辱时,完全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为她争光载誉。乔治·桑永远是本世纪的光荣,永远是我们法兰西的骄傲。这位荣誉加身的女性是完美无缺的。她像巴贝斯^①一样有着一颗伟大的心,她像巴尔扎克一样有着伟大的精神,她像拉马丁一样有着伟大的灵魂。在她身上不乏诗才。在加里波第^②曾创造过奇迹的时代里,乔治·桑留下了无数杰作佳品。

列举她的杰作显然是毫无必要的,重复大众的记忆又有何益?她的那些杰作的伟力概括起来就是“善良”二字。乔治·桑确实是善良的,当然她也招来某些人的仇视。崇敬总是有它的对立面的,这就是仇恨。有人狂热崇拜,也有人恶意辱骂,仇恨与辱骂正好表现人们的反对,或者不妨说它表明了人们的赞同——反对者的叫骂往往会被后人视为一种赞美之辞。谁戴桂冠谁就招打,这是一条规律,咒骂的低劣正衬出欢呼的高尚。

像乔治·桑这样的人物,可谓公开的行善者,他们离别了我们,而几乎是在离逝的同时,人们在他们留下的似乎空荡荡的位子上发现新的进步已经出现。

每当人间的伟人逝世之时,我们都听到强大的振翅搏击的响声。一种事物消灭了,另一种事物降临了。

大地与苍穹都有阴晴圆缺。但是,这人间与那天上一样,消失之后就是再现。一个像火炬那样的男人或女子,在这种形式下熄灭了,在思想的形式下又复燃了。于是人们发现,曾经被认为是熄灭了的,其实是永远不会熄灭。这火炬燃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光彩夺目,从此它组成文明的一部分,从而屹立在人类无限的光明之列,并将增添文明的光芒。健康的革命之风吹动着这支火炬,并使它成为燎原之势,越烧越旺,那神秘的吹拂熄灭了虚假的光亮,却增添了真正的光明。

劳动者离去了,但他的劳动成果留了下来。

埃德加·基内^③逝世了,但是他的高深的哲学却跃出了他的坟墓,居高临下

① 巴贝斯(1803—1840),法国著名政治家,曾参加过1834年的二月革命,被选为制宪会议议员。

② 加里波第(1805—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为意大利的统一奋斗了一生。

③ 埃德加·基内(1804—1881),法国哲学家。



劝告着人们。米谢莱^①去世了,可在他的身后,记载着未来的史册却在高高耸起。乔治·桑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她留给我们以女权,充分显示出妇女有着不可抹煞的天才。正由于这样,革命才得以完全。让我们为死者哭泣吧,但是我们要看到他们的业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伟业,得益于颇可引以为骄傲的先驱者的英灵精神,必定会随之而来。一切真理、一切正义正在向我们走来。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振翅搏击的响声。

让我们接受这些卓绝的死者在离别我们时所遗赠的一切!让我们去迎接未来!让我们在静静的沉思中,向那些伟大的离别者为我们预言将要到来的伟大女性致敬!

姚远摇译

① 米谢莱(~~乔治·桑~~ ~~米谢莱~~)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法国史》、《法国革命史》等。



冬天之美

(法国) 乔治·桑

我从来热爱乡村的冬天。我无法理解富翁们的情趣,他们在一年当中最不适于举行舞会、讲究穿着和奢侈挥霍的季节,将巴黎当作狂欢的场所。大自然在冬天邀请我们到火炉边去享受天伦之乐,而且正是在乡村才能领略这个季节罕见的明朗的阳光。在我国的大都市里,臭气熏天和冻结的烂泥几乎永无干燥之日,看见就令人恶心。在乡下,一片阳光或者刮几小时风就使空气变得清新,使地面干爽。可怜的城市工人对此十分了解,他们滞留在这个垃圾场里,实在是由于无可奈何。我们的富翁们所过的人为的、悖谬的生活,违背大自然的安排,结果毫无生气。英国人比较明智,他们到乡下别墅里去过冬。

在巴黎,人们想像大自然有六个月毫无生机,可是小麦从秋天就开始发芽,而冬天惨淡的阳光——大家惯于这样描写它——是一年之中最灿烂、最辉煌的。当它拨开云雾,当它在严冬傍晚披上闪烁发光的紫红色长袍坠落时,人们几乎无法忍受它那令人眩目的光芒。即使在我们严寒却偏偏不恰当地称为温带的国家里,自然界万物永远不会除掉盛装和失去盎然的生机,广阔的麦田铺上了鲜艳的地毯,而天际低矮的太阳在上面投下了绿宝石的光辉。地面披上了美丽的藓苔,华丽的常青藤涂上了大理石鲜红和金色的斑纹,报春花、紫罗兰和孟加拉玫瑰躲在雪层下面微笑。由于地势的起伏,由于偶然的机缘,还有其他几种花儿躲过严寒幸存下来,而随时使你感到意想不到的欢愉。虽然百灵鸟不见踪影,但有多少喧闹而美丽的鸟儿路过这儿,在河边栖息和休憩!当地面的白雪像璀璨的钻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或者当挂在树梢的冰凌组成神奇的连拱和无法描绘的水晶的花彩时,有什么东西比白雪更加美丽呢?在乡村的漫漫长夜里,大家亲热地聚集一堂,甚至时间似乎也听从我们使唤。由于人们能够沉静下来思索,精神生活变得异常丰富。这样的夜晚,同家人围炉而坐难道不是极大的乐事吗?

张秋红摇译

摇苑